

镜厅

HALL OF MIRRORS

——巴黎和会

内幕

[英] 戴维·辛克莱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镜厅

——巴黎和会内幕

【英】 戴维·辛克莱 著

钟天祥 姜汉忠 关心 等译
刘汝才 郑志国 校订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厅——巴黎和会内幕/(英)辛克莱著;钟天祥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6

书名原文:Hall of Mirrors

ISBN 7-5012-2062-X

I. 镜 … II. ①辛 … ②钟 … III. 巴黎和会(1918)—史料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259 号

图字:01—2001—2941

责任编辑

郑志国

责任出版

夏凤仙

封面设计

王 跃

责任校对

冰 妍

书 名

镜厅——巴黎和会内幕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3}{4}$

印 数

1—3000 册

版次印次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HALL OF MIRRORS

Published by Century in 2001

Copyright © David Sinclair 2001

根据英国世纪出版公司 2001 年版译出

前　　言

前言

对于 20 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 1914 ~ 1918 年的世界大战，而是战后和平条约的签订。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具有必然性的偶然事件。这是一场政治怪物之间的争斗，一方是由正在崩溃的奥匈、德意志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组成的同盟国集团，另一方是由法国、俄国和英国根据“协约”所规定的共同利益和义务所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其实，本没有必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战争仅仅为那些除了武力不知道有其他生存方式的过时的政府，或是对革命性变革感到极度恐惧的世界、特别是各国的统治阶级，提供了比试武力、大开杀戒的场所。

与此相反，1919 年前六个月在巴黎谈判、6 月 28 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的和平协议，却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产物。早在战争变得对最后的胜利者有利之前，人们就已经在思考、讨论、筹划这样一个和平协议。如果说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那么凡尔赛条约更像是一幕滑稽剧。这个条约决非像它所宣称的那样，保证了一个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是使 20 世纪充满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惧、暴行和苦难。

透过镜厅的玻璃，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使这个世纪蒙受苦难的阴影：20年代鲁莽的愚蠢行动；30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怖以及一个比它19世纪的前身更具破坏性的帝国主义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冷战的偏执狂以及大规模核军备竞赛所隐含的毁灭性战争的威胁。甚至直到这个世纪结束时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大规模冲突，都可以从凡尔赛条约找到根源。

这些指控似乎太空泛，甚至像是主观臆造。20世纪是一个乱世，或许是黑死病肆虐的14世纪结束以来最混乱和痛苦的世纪。将20世纪的一切灾难都归罪于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结束之后备感困惑的少数几个人的所作所为，未免流于简单化。然而事实是，凡尔赛条约墨迹未干就已被证明是完全的失败。它没有远见，违背常识，缺乏勇气和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人拼凑而成的，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他们喜欢把自己想像成政治家，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玩弄权术的政客。他们没有宽阔的视野和高尚的原则，惟一考虑的只是使他们掌权的国家和个人的利益。他们试图取悦选民和满足自我，但却都落了空。条约遭到了全面失败：它的大多数条款事实上从未得到执行，而得到执行的条款寿命也异常短暂。美国人没有批准条约，英国人和法国人违背了条约，国际联盟作为条约的重要部分，只是一个毫无实效的清谈馆。

前言

总而言之，凡尔赛条约权力显赫的制定者们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麻烦。从东欧到非洲，从中东到巴尔干，当一个新世界最终从旧世界的政治泥潭中痛苦地出现时，它仍然受到凡尔赛条约影响的困扰。

这本书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

28位总统、戴维·劳合·乔治——英国首相和乔治·克雷孟梭——法国总理。此外或许还要加上并不十分情愿的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他们组成了人们所知的“四巨头”。这是一个误称。除威尔逊以外，他们都身材矮小。尽管他们雄心勃勃，但四个人毫无例外地都缺乏宏图大略。他们纠缠于细节，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记私仇，不敢对他们的同事和公众讲实情，为了达到自己狭隘自私的目的，放弃原则，手法低劣。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四巨头却没有担当此重任的胸怀。

一方面，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个不切实际又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关于国联的模糊的观念足以说服大国放弃竞争，让其他国家与它们分享它们用数百年时间赢得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工于心计、党派观念很重的政客，雄心勃勃地企图带领美国进入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时代，取代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统治。他想利用和会实现这两个目标，同时，向交战国和他认为过时的欧洲列强表明，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这种傲慢的美国优越感，使得威尔逊遭受失败，条约无法实施。

戴维·劳合·乔治并没有带着这样的庞大计划来巴黎，他主要关心的是在世界上保持大英帝国的霸主地位，防止德国再次崛起对它进行挑战。因为英国在战前就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他的敏锐直觉提醒他，要防止战争焕发出来的新的、危险的极端主义思潮。他开始对以布尔什维克为样板的世界革命的前景感到恐惧。由于他能否保住首相职位取决于过去的政治对手，他试图既讨好右派，也讨好左派。这意味着，他对于条约所要实现的国际安排的态度变化无常，使它不可避免地最终遭到失败。

乔治·克雷孟梭的最大愿望是摧毁德国，确保将来它不再能够对法国构成威胁——德国在 1870 和 1914 年曾经威胁了法国。他厌恶德国人，嫉妒英国人，怀疑美国人。他是一个固执地生活在 19 世纪的人，相信通过微妙的结盟并以武力作后盾，就可以达到权力平衡。他对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态度悲观，对建立任何新的国际秩序不感兴趣。对于他来说，凡尔赛条约仅仅是要确认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对同盟国的胜利。为了这样一个有限的目的，他甚至准备以牺牲国际稳定为代价。

至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他是一个腐败的和支离破碎的政治体制的囚徒，这个体制亟须在国际舞台上重建自己的信誉。意大利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排挤，一直心怀不满。大战爆发以后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主要目的就是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意大利在和会上一直迷恋于索取回报，而不屑于其他问题的讨论，结果更加减弱了意大利对广泛国际问题的影响。而当其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它便鲁莽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前言

在和会的整个进程中，他们各怀鬼胎，互不相让，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凡尔赛的灾难。这种灾难表现在主要与会者、那些对他们的思想行动最有影响的人以及一系列事件中。作者根据官方文件、过去的秘密报告、信函、回忆录、日记、历史研究成果、当事人的叙述等写成此书，试图重现当年的情景、人们的言行、谈判的进程及其结果。为了增强可读性，对事件进行了戏剧化改编。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由于往往找不到详细的历史记录，不得不借助想像甚至加以杜撰。如一些对话，就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或是根据枯燥的、常常是不完整的正式记录加以改编而成。在一些情况下，谈话是私下进行的，所以谈话的内容只能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加以推断；而在

另一些情况下，根据事后人们的陈述和发生的事件，可以断定谈话的存在。尽管在表面上，与会者从一开始就承诺进行公开外交，但实际上，凡尔赛条约的大部分谈判都是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尽管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对话不一定十分准确，书中所描写的主要事件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作者做了最大努力，力图准确地描述和解释那些当事者的想法和行为。

尽管结局早已大白于天下，签订凡尔赛条约的过程却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那些导演这一幕历史活剧的人是有缺陷的，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第一批牺牲品。人们应该这样看待这本书：这是一个故事，因为它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越发扣人心弦。与其说这是一本讲述历史的书，不如说这是一本告诉你历史是如何被创造的、一本写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的书。

前言

如果说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那就是：那些得到我们信任、有权对事关我们未来的大问题做出决定的人，在本质上与我们大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与平常人一样犯错误、失信、优柔寡断、野心勃勃、恐惧、自私、爱虚荣、有偏见，只不过权力的幻觉和具有更高智慧的假设使政治家们更习惯于自我欺骗。

乔治·克雷孟梭说过：“战争事关重大，不能交由将军们去决定。”作为凡尔赛条约的缔造者之一，他的所作所为同样使我们相信：和平事关重大，不能交由政治家们去决定。

托马斯·卡莱尔有一句名言：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决定历史进程的人并不伟大，他们由于受到我们的鼓励，错误地相信自己是伟大的。

目 录

前言 2

上部 一九一八——大战结束

- | | |
|-----------------------|-----|
| 第一章 同盟国集团的血色黄昏 | 3 |
| 第二章 阴郁的胜利者劳合·乔治 | 53 |
| 第三章 法兰西之虎克雷孟梭 | 91 |
| 第四章 傲慢的理想主义者威尔逊 | 121 |

下部 一九一九——和平创伤

目录

- | | |
|-------------------|-----|
| 第一章 危机四伏的冬季 | 165 |
| 第二章 四巨头主宰和会 | 203 |
| 第三章 唇枪舌剑的较量 | 265 |
| 第四章 播下仇恨的种子 | 297 |

后记 333

上

部

一九一八——大战结束



第一章

同盟国集团的血色黄昏

一

比利时，一个叫斯帕的小城。

人们已经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凉意，冬季即将来临了。斯帕位于列日东南800英尺高的山上，山上林木茂密。不久，树木线以上岩石裸露的山顶将迎来第一场雪。一条小河从小城中穿流而过。由于获得了高原沼泽多余的水，它也将变得湍急起来。在比利时北部阿登高原，即使是在盛夏，气温也很少达到65华氏度以上，而今年的气温又低于大多数年份。通常，这会使斯帕的居民感到难过，因为，几百年以来，“温泉城市”的名字已经变成能给人们带来健康的矿泉水的代名词，而这也成为小城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然而，1918年却不是一个平常的年头。实际上，斯帕没有往日的喧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年，欧洲的王公贵族常到这里来。而现在，在欧洲最负盛名的疗养胜地的旅馆里，住满了德意志帝国的军人。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斯帕独有的。德国人以比利时政府拒绝让德国军队过境为由，于1914年8月入侵比利时。德国军队过境是为了进攻法国，法国那时已经宣告，在俄国与德国的亲密盟友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中支持俄国。到1914年底，比利时的绝大部分领土和法国北部的大片领土都已经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各交战国都已打得筋疲力尽、在战场上处于僵持状态的1918年9月。然而，温泉城市却幸免于战火的摧残，自然，它的居民对此是怀有复杂感情的。

开始时，涌进小城的是西部战线的伤员，在那里，德军与法国、大英帝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作战。一列列火车载着伤员和被枪炮声吓坏的士兵，从西部的弗兰德地区、南部索姆河流域、如同屠宰场的凡尔登战场源源而来。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和系着白围裙的护士们把斯帕幽雅的旅馆变成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士兵的康复所。士兵们喝这里的泉水，沿着铺满落叶的小路散步，甚至远行到湖畔，渐渐恢复了体力。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因为小城的居民本来就很会照顾病人，并为远离造成痛苦与灾难的战场感到庆幸。

然而到了1918年秋季，战争变得似乎临近了——不是由于枪炮、坦克或是士兵的尸体，而是由于出现了诸如德军总司令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这样的德意志帝国的显赫人物。年初，他乘坐专列在斯帕车站下车，然后坐轿车到久负盛名的布列塔涅克旅馆下榻。虽然他不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但局势的戏剧性变化一定令他窃喜。布列塔涅克不久竟然成为帝国总参谋部指挥最后一场重大战役的司令部，在那场春季攻势中，德军预计占领巴黎，把英军赶回英吉利海峡，而迟到的、被打得丢盔卸甲的美军一定对他们踏上欧洲的土地后悔不已。总参谋长自己、传奇般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都住在布列塔涅克，甚至

德皇威廉二世也光临斯帕，在它附近的纳布瓦堡驻扎下来，等待胜利的消息。小城变得活跃而繁忙，佩戴肩章、脚穿皮靴的军官们来来往往，战地指挥官们在这里研究战术和接受命令，政府官员们也从柏林赶来这里开会，决定欧洲的命运。

但那些都是春天发生的事了。现在，当树木开始落叶、夜晚的凉风预示着第一场霜冻即将来临的时候，布列塔涅克旅馆里的气氛变得完全不同了。军官们面带焦虑，压低了嗓门说话。办公桌上突然想起的电话铃声令人心惊胆战，屋子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到处明显可见。

如果说脾气暴躁的鲁登道夫将军从来不是一个容易接触的人，那么他近来已经变得根本无法理喻了。一旦事情稍不如意，他就会怒气冲冲；一旦他规定的目标或任务没有完成，或没有按时完成，他也会因沮丧而暴跳如雷。参谋部的参谋们很少有人没挨过他的训斥。通常，他发火之后，人们会更加努力让他满意，因为他的下属对他似乎有一种类似对神的崇拜。他是一个有灵感的指挥官，一个战略家，而且他的严厉不仅针对别人，也针对他自己。然而现在，与他最亲近的军官们开始对他表示怀疑。他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他的命令常常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他身边的一些人开始担心，总司令一直绷得过紧的神经已经快要断了。

1918年9月28日，总司令的神经终于断了。

近一个多月来，从西部战线传到布列塔涅克旅馆的消息几乎都是坏消息。不仅春季攻势受阻，未达到预想的目标，敌人在前线现在又发起了强大的反攻，迫使德军退回到3月发动春季攻势以前的防线。鲁登道夫昼夜发疯似地工作，他研究地图，咆哮着发布命令，动用一切他可以动用的预备力量，填补防线上的漏洞，给他的战地指挥官打气。他精疲力竭，但是近

似于疯狂的意志力和天生的乐观主义支撑着他。这当然是危机，但还不是灾难。

他中午草草吃了一点熏火腿，把两个负责与柏林的战争部联络的军官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墙上镶着木条的大屋子。他要让他们知道来自前线的最新报告，以确保新闻界和政客们准确了解战场上的形势。他缺乏兵力、弹药、坦克和燃料，但他从柏林得到的只是空洞的许诺，从未见诸行动。他们不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又怎么能够指望他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呢？

“我们正在坚持，”鲁登道夫对那两个军官说，“我们的防线在某些地方被敌人突破，但在总体上没有被突破——也不会被突破。我们仍然可以发动局部攻势，给敌人以重创。但是，我的总体战略是防守。我们能够坚持几个月。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很快，他们的补给就会跟不上，那时我们就可以反攻。他们很快就会被迫提出停战。”

这与春天时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是大相径庭了。按照当初的计划，他们早应该占领巴黎了，并按照他们的条件强迫协约国媾和。而现在，他们仅仅期望与敌人保持僵局，以便能够谈判媾和的条件，承认他们到现在为止所得到的一切。

“我们仍然占领着阿尔萨斯和洛林，”鲁登道夫说，“我们仍然控制着比利时，而且我们仍然占领着法国的一部分。我们保持了荣誉，我们还将继续保持我们的荣誉。我或许可以说，兴登堡元帅和我持同样的观点。他自己对皇帝说过，我们将继续留在法国的土地上，而这将最终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背在身后，十个手指交叉在一起，不时地在高大的窗前停下来，向外张望。

“奥地利人情况怎么样，将军？”其中一个军官问道。

他们在一个星期以前都看过一个报告，报告说，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布里安伯爵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各交战国在某一个中立国召开一个高级别的秘密会议，讨论确立签订和平条约所遵循的原则。换句话说，奥地利人准备放弃战争。

“恐怕我们不能再依靠他们了，”鲁登道夫说，“我们曾尽了最大努力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这种失败主义的方式——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不认为协约国会考虑他们的建议。”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一如本月初副首相所阐明的那样。我们愿意并准备议和，但只有满足我们的某些条件才能议和，我们和俄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我们去年与罗马尼亚签订的条约中都载明了这些条件。不管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否高兴，我们在东方实现了和平。我们并不是不讲道理。如果他们放弃在战争中从我们手里抢走的所有土地，并且准备对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照此办理，那么我们准备与他们就比利时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想进行裁军谈判，我们当然愿意，但必须是以彻底的对等为基础——包括裁减英国空军。如果美国人坚持他们的保护小国的立场，我们当然也可以参加有关的国际安排，只要它同样适用于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国家。”

当敌人在西线发动猛攻的时候，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我们仍有力量瓦解敌人的斗志，”鲁登道夫说，他勉强露出一点微笑，“我们将在他们的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然后看事态如何发展。”

在南线，德国要依赖他们的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盟军。几天以前，法国在萨洛尼卡附近发动进攻，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有消息说，保加利亚军队后撤了20英里。

“那是一个薄弱环节，”鲁登道夫承认，“我对此也很忧虑。